

國體：封建？郡縣？

曾雨潤

摘要

西漢時期的人如何檢討秦代興亡的問題？

秦王朝的出現將中國歷史帶進一個新的時代，過去封建性的諸侯列國並存，轉變成全國一體的郡縣體制。然而，秦王朝的急速滅亡留給漢王朝巨大的興亡教訓。漢人常常好以秦史喻時政。

秦末，群雄並起。他們一致的口號是「秦為無道」，同樣的感受是「天下共苦秦久矣」。

郡縣制在秦漢時代的發展，並不是沒有挫折。雖然秦始皇感到周行封建的結果是六國並爭，但是丞相王綰卻認為封建使周祚久長。甚至劉邦也在剷除異姓諸侯王之後，大封劉姓子弟。對漢王朝而言，“秦亡於郡縣制”不僅是理論，更是活生生的歷史經驗。

劉邦和他的人馬皆「山東」人，為什麼要離鄉背井，定都於秦王朝舊都關中呢？秦王朝能夠統一天下的「地利」因素，漢人熟知。

論國史者，常連稱「秦漢」。以「漢因秦故」來看，秦與漢在許多方面非常相似；若以「漢承秦敝」來看，漢人則對秦頗思改革。漢人不斷面臨如何「長治久安」的問題。從陸賈、賈誼、晁錯、董仲舒到王莽，始終覺得漢王朝保留太多秦王朝的遺風餘俗，必須改制、更化。

西漢對秦代興亡的檢討，是歷史與現實政治不斷對話的過程。秦史，其實是漢人的現代史。

秦王朝的短祚，部分西漢人士將原因歸咎於立國型態的問題。他們認為秦王朝廢除封建，施行郡縣，是她速亡的原因。就在七國之亂前夕(154BC)吳王劉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當時，在吳王國仕宦的鄒陽洞悉吳王的隱情，就上書奏諫吳王不要輕舉妄動。鄒陽「引秦為喻」，說秦王朝的晚節末路，抵擋不住反秦群雄的攻擊，其原因就在於秦王朝的立國型態是：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¹

換句話說，秦王朝的滅亡是由於她廢除了封建制，使宗室子弟失去原有的政治力量，所以「萬室不相救」而施行郡縣制，行政長官彼此之間沒有原

¹ 《漢書·鄒陽傳》，頁 2338。

來的親親之義，所以「列郡不相親」。鄒陽評論秦亡的說法，透露出漢王朝始建立時對國體選擇的消息。

立國型態的決定，影響西漢前期歷史發展甚深。所謂「秦亡於郡縣」的說法，又影響統治者對國體的選擇。本章的重點，即在說明「引秦為論」在漢初現實政治的作用。

第一節 封建思想的反動

秦末，群雄紛紛起來反抗秦人的統治。當時（209B.C.）陳涉為群雄先鋒。陳涉率兵數萬入陳，張耳和陳餘兩人詣門上謁。陳中父老豪傑希望陳涉能夠自立為楚王，陳涉就問張耳和陳餘的意見。他們說：「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²

張耳和陳餘說的沒錯。秦國在統一天下的兼并戰爭過程中，的確是以摧毀封建列國割據勢力為目的，秦國自然要「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後來，秦始皇在被征服的山東諸侯舊地立碑刻石，宣揚這是「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戰爭。不過，被征服者是不會心悅誠服的。這是張耳和陳餘提議「立六國後」的原因所在。「立六國後」的意見，正反映出被征服的貴族傳統勢力對恢復封國的強烈要求。同時，這種封建心理之反動³，也造成秦始皇施行郡縣制度的挫折。事實上，郡縣制度在西漢前期歷史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

首先，從秦王朝統一天下說起。

秦王政二十六年（221B.C.），完成天下統一的事業。當時，秦王政自以為興兵除暴亂，韓、趙、魏、荊、燕、齊等山東諸侯依次「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秦王政認為新的統治者應該有個「稱成功、傳後世」的名號。於是下令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大臣在議帝號時，強調平定天下的意義是「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⁴表示「大一統中央集權政府」的誕生。「皇帝」名稱便是在這個新時代出現。同時，「帝制中國中央集權式官僚政治的基本規模」的郡縣制度也在秦始皇時開始推行。⁵

郡縣制度不是突然出現的，楊寬說「縣」出現於春秋初期；到春秋末

²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頁 2574。

³ 「封建心理之反動」為錢穆語，見氏著《秦漢史》第一章，頁 30。

⁴ 《史記·秦如皇本紀》，頁 236。

⁵ 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秦漢史論稿》，頁 45-46。

年，又出現「郡」的組織。⁶錢穆指出「郡縣制度」出現的歷史背景，是自春秋以來，西周封建舊制，固已日在崩壞之中。封建制漸崩壞，即郡縣制漸推行，二者相因，本屬一事。⁷不過，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卻不同意秦漢郡縣制是從春秋的「縣」而來，西嶋定生根據增淵龍夫之說，認為春秋時代出現的「縣」是有「世襲的領邑特性」，決不是有「君主直接統治的特性」。⁸以秦國的情況而言，林劍鳴說早在春秋時期，秦國就在邊遠地區設置帶有軍事性質的「縣」。戰國初期，隨著領地的變化，秦國不斷增縣。⁹到商鞅變法時，集小都鄉邑為縣，縣置令丞。西嶋定生認為此時（孝公在位 361～338B.C.）秦國已經「強化中央集權君主統治。」¹⁰到秦始皇帝普遍推行郡縣制前，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演變過程。

不過，當秦始皇決定郡縣制度做為新帝國的體制時，在大臣間卻發生一場辯論。丞相王綰帶頭說：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¹¹

秦國據關中以興，吞并山東諸侯。對於東北的燕，東方的齊和東南的楚，距離秦國真是地遠；並且，燕、齊、荆又是秦國在統一天下過程中最晚征服的三個國家，尤其楚國更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強烈故國意識。王綰主張分封諸皇子為王，以鎮撫這些地區。蕭璠說這是「局部分封的建議」。¹²王綰的建議，郡臣皆以為便。唯獨廷尉李斯說「置諸侯不便」，他的理由是：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征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¹³基本上，李斯的說法很符合春秋戰國以來的歷史情況，當時，山東列國忙於兼并戰鬥，征伐不止。周天子做為天下共主，名存實亡，當然沒有能力禁止諸侯更相征代的情勢。這個兵禍的根源，就是分封同姓子弟。秦始皇帝肯定李斯的說法，也認為春秋戰國以來「天下共苦戰鬥不休」的兵禍根源是「以有侯王」。現在天下初定，如果又分封皇子為王，就是「又復立國，是樹兵也。」¹⁴經

⁶ 楊寬，《戰國史》（台灣景印新版），頁 247-248。

⁷ 錢一穆，《秦漢史》，頁 12-13。

⁸ 西嶋定生著，杜正勝譯，「中國古代統一國家的特質—皇帝統治之出現」，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1979）下冊，735。此外，西嶋定生在《秦漢帝國》一書中也重申此意。（黃耀能譯本，《白話秦漢史》，文史哲出版社，頁 9）。

⁹ 林劍鳴，《秦史稿》，（台灣景印本），頁 220。

¹⁰ 西嶋定生，前引文，頁 737。

¹¹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38-239。

¹² 蕭璠，「秦王朝的建立與覆亡」，《故宮文物月刊》第 1-6 期，1983，頁 14。

¹³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39。

¹⁴ 同上。

過這一場「封建與郡縣」之爭，秦始皇帝決定「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¹⁵，並且把此番決定的大義帶給被征服的山東地區。我們曾經在對「秦始皇刻石」做分析時，說過這個問題。

雖然郡縣制度在秦王政二十六（221B.C.）年，實行於全國，但並不表示人民在心理上已完全接受這項新制度。七年後，秦始皇三十四年（213B.C.），秦朝君臣又面臨「封建與郡縣」之爭論。當時，秦始皇帝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站出來歌頌秦始皇帝「神靈明聖」的威德是「自上古不及」，因為秦始皇「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並且又因秦始皇「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¹⁶周青臣對於秦始皇所締造的大一統帝國以及中央集權式的政體，推崇備至。事實上，從戰國時代以來，許多思想家早已對天下統一心存想望。這一點，我們曾在〈戰國時代的『統一論』〉說過。周青臣的話，很令秦始皇陶醉。不過，博士齊人淳于越卻說周青臣「面諛」，不是忠臣。淳于越對於秦始皇所締造的帝國沒有信心，他說「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之者，非所聞也。」¹⁷在淳于越的觀念中，從殷周封建舊制一變而為郡縣新體，似乎充滿危機感，懼怕有朝一日政變發生，子弟因成匹夫，無力相救。所以他主張「師古」，亦即效法殷周封建子弟，這才是長久之道。此時，丞相李斯站出來駁斥淳于越，說郡縣新體根本不是「愚儒」所能了解，並且淳于越所說的封建舊制是「三代之事，何足法也！」¹⁸李斯為了替郡縣新體辯護，尚且建議始皇「以古非今者族」。¹⁹這國史上有名的「焚書」，其發生的背景，正是在大一統國剛剛成不久，群臣爭論國體所引起的。可見得郡縣做為一種新制度，在初次實踐的過程中，仍然會受到舊思潮的阻力。在秦始皇二十六年（221B.C.）與三十四年（213B.C.），這兩次「封建與郡縣」之爭論中，尤其見得歷史進程不可躁進。到秦二世元年（209B.C.），秦王朝馬上受到山東地區的挑戰。被秦國征服的山東諸侯國號一一恢復，更說明了郡縣新制度的重大挫折。

在說秦末群雄紛紛「立六國後」—用舊貴族勢力來反抗秦人的新統治之前，先略介紹《呂氏春秋》中的「封建」論。

陳奇猷所作：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一文中說《呂氏春秋》完成於秦八年，即始皇六年（241B.C.），距離天下統一只有二十年。召集門客

¹⁵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54。

¹⁶ 同上。

¹⁷ 同上。

¹⁸ 同上，頁 255。

¹⁹ 原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 年第 5 期。收入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頁 1885～1889。「秦八年」指莊襄王滅東周後的第八年，即秦始皇即位之六年（241B.C.）。

編寫這部書的呂不韋，據郭沫若說是秦始皇的強敵。²⁰在現實政治利害上，秦始皇與呂不韋是敵人；在政治思想，《呂氏春秋》的封建主張，也與秦始皇處於敵對的狀態。《呂氏春秋·去私》說：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²¹

這是明顯的封建主張。不過，後來秦始皇完成天下統一，並沒有封天下之賢者，也不做什麼「王伯之君」。秦始皇做的是大一統帝國的「皇帝」，在努力貫徹郡縣新制度的實施。《呂氏春秋·慎勢》甚至還主張擴大封建，說「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²²所謂「觀於上世」，和後來淳于越的「師古」主張封建異曲同工。這種封建心理，在李斯一句「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下飽受打擊。徐復觀說《呂氏春秋》一書的用心是在「改建秦國即將統一天下的政治結構」²³無奈，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體已成為秦王朝的努力方向。《呂氏春秋》的用心，丞相王綰的「局部封建」提議及博士淳于越的「師古」主張，都成為舊日封建的迴光反照。秦始皇和李斯沒有心情欣賞這些昧於時變的言論，他們專心於是郡縣制度的實施，正如李斯在自述對秦貢獻時，所說的「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攻戰之患」。²⁴不過，秦始皇和李斯所得意的郡縣制度，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攻取得來的，在兼并戰爭過程中不斷地「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那些「被破、被滅、被絕」的山東諸侯，反秦心理一定是強烈的。就在秦帝國創建十二年後，山東地區的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反抗秦帝國的統治。

秦末，反秦的領導人物，除了六國殘餘貴族，也有平民出身者。前面，我們提到張耳和陳餘兩人，建議陳涉以「遣人立六國後」為政治號召。當時，他們說「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²⁵「國家社稷被秦破滅」當指六國諸侯；而「力罷財盡」應指廣大的人民群眾。這句話，反映出當時「天下共苦秦之矣」的心理感受。就六國舊貴族而言，復國復仇的心理必定是強烈的；就人民群眾而言，要求好日子過的情緒也是起伏著。於是，天下共同響應陳涉走向反秦的道路。

秦二世元年（209B.C.）七月，陳涉自立為王，號為「張楚」。此後，「山

²⁰ 郭沫若，「呂不韋與秦王政」，《十批判書》（台灣景印本），頁 343。

²¹ 陳可猷，《呂氏春秋校釋》，頁 56。

²² 同上，頁 1108。

²³ 徐復觀，「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49。

²⁴ 《史記·李斯列傳》，頁 2546。

²⁵ 同註 1。

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²⁶整個天下幾乎回到秦統一之前的狀態。我們從《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可以看出山東六國封建舊號一一出現的情形：

秦二世元年	七月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八月	葛嬰立襄彊為楚王
		武臣自立為趙王
	九月	齊王田儋始
		韓廣自立為燕王
		魏王咎始
秦二世二年	元月	楚王景駒始
		趙王歇始
	六月	楚懷王始
		韓王成始
	八月	田市為齊王如
	九月	魏豹自立為魏王

這些封建名號或有重出，乃是群雄之間互相併滅所造成的。總之，秦國統一天下前的山東六國諸侯名號都恢復了。這種情形，大概不是秦始皇立碑刻石，稱頌自己「禽滅六王」時所能想像的吧？所謂「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的和平理想，已經陳涉起兵，而幻滅了。此後的天下，已非嬴秦所有。當時「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²⁷，秦帝國已危在旦夕。甚至，在秦二世自殺後，他的統治集團也都意識到：秦不再是帝國了。於是自動取消「皇帝」的稱號。當時，掌握秦朝實權的趙高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時，說出其中的原委：

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²⁸

秦國本來也只是諸侯之一，在秦王政并滅六國後，才成為統治全天下的帝國。現在，秦已喪失控制整個天下的統治權，並且，山東六國舊號已恢復了。就形勢而言，秦又回到統一天下之前的情況——與山東諸侯對抗，所以秦只能與山東再起的反秦諸侯平起平坐，只能取消帝號，自稱為「秦王」。秦稱帝國，從秦王政二十六年（221B.C.）到秦二世三年（207B.C.），

²⁶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69。

²⁷ 同上，頁 273。

²⁸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75。

前後才十四年的歷史。

「故國意識」，是反秦者號召天下的策略運用。最早起兵反秦的農民領袖陳涉，在舉事之初就曾宣稱：「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²⁹這就是利用舊日貴族的影響力喚起群眾反秦的手段。不過，陳涉卻是自立為王，後來張耳和陳餘二人勸他「立六國後」，陳涉也曾聽從，於是張耳和陳餘二人轉而游說武臣說：「陳王起蕲，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什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³⁰於是武臣遂立為趙王，其後武臣被殺，有客游說張耳說：「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³¹於是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張耳陳餘二人千方百計尋求六國殘餘貴族以為王無非是基於一種封建心理，認為昔日貴族仍具有號召群眾的力量。當時，反秦者運用「故國意識」的例子尚有：

1. 田儋……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史記·田儋列傳》，頁 2642）。

2.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陳王力遣立〔魏〕咎為魏王。（《史記·魏鈞彭越列傳》，頁 2589）。

3. 項梁立楚懷王。張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史記·留侯世家》，頁 2036。）

可見得秦末反秦群雄在策略上的運用，「立六國後」是很重要的政治號召。六國殘餘貴族有亡國之痛，反秦心理也特別強烈。范增遊說項梁立楚之後，最能反映殘餘貴族的強烈反秦心理。范增說：「陳勝敗固當。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國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世。」³²范增把陳涉失敗的原因歸之於他「不能立楚之後而自立為王」，也就是說陳涉忽視了昔日封建統治者對群眾的影響力。秦人并吞六國之後，施行中央集權的郡縣政治，由中央直接派遣的「秦吏」取代了原來的封建統治勢力，成為全國人民的直接統治者，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轉變。但是，被秦人搞得家破國

²⁹ 《史記·陳涉世家》，頁 1950。

³⁰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頁 2575。

³¹ 同上，頁 2578。

³² 《史記·項羽本紀》，頁 300。

亡的六國是不會接受的。秦末，群雄反秦利用「立六國後」，以喚起故國意識，加深反秦心理，是很自然的事。事實上，郡縣制度雖在秦始皇時全面實施，而封建心理卻仍然保留在六國人心中，甚至一般平民也心存「名族」的想法，陳嬰母親見她兒子有意被立為王，勸阻他說：

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³³

陳嬰算不得是名門貴族出身。陳嬰之母的想法，反映出一般人民的封建心理。陳嬰「乃不敢為王」，對軍吏們說：「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³⁴陳嬰這種依靠「名族」的心理，類似陳涉在初舉兵時，詐稱「項燕」的名號，都是為了「從民欲也」。陳嬰和他的故事，出現在中國政治史上從封建舊制走向郡縣新體的過渡時期，頗能呈現新制度和舊心理並存的矛盾關係。秦始皇實施全國性的郡縣制度，以中央直派的秦吏統治被征服地區，理論上，昔日封建貴族的政治地位應該是喪失了。不過，在人民心理中，「名族」仍然是不可磨滅的影象。所謂「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和「從民所欲」，豈不是秦末群雄利用「故國意識」做為反秦策略的最好寫照？

以上的論述，說明秦末群雄利用「故國意識」以號召天下反秦。這個號召最能鼓動昔日的封建貴族，一方面可以激起復仇情感，一方面也可以滿足恢復封國的要求。昔日的封建貴族名號在秦末紛紛出現，原因即在此。平民出身的反秦領袖，如陳涉、陳嬰、張耳和陳餘，不管真心或假意，也都利用「昔日貴族」的名號。

「故國意識」十足地呈現在項羽的例子。項羽是「名族」之後，司馬遷說：「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丁項，故姓項氏。」³⁵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反秦。三年（207B.C.）十二月，鉅鹿一戰之後，「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³⁶漢元年（206B.C.）二月，「項羽欲自王，先王諸將相。」³⁷當時，項羽向諸將宣布：

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之力也。³⁸

諸將都叫好。項羽所謂「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正是群雄利用

³³ 同上，頁 298。

³⁴ 同上，頁 298。

³⁵ 《史記，項羽本紀》，頁 295。

³⁶ 《史記，項羽本紀》，頁 307。

³⁷ 同上，頁 315。

³⁸ 同上，頁 315。

「故國意識」的反秦策略。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原來「六國之後」為王的諸侯如下：

魏王魏豹—西魏王（都平陽）

韓王韓成—韓王（都陽翟）

趙王趙歇—代王（都代）

燕王韓廣—遼東王（都無終）

齊王田市—膠東王（都即墨）

此外，還分封秦降將章邯、司馬欣和董翳三人以及討秦有功的諸將為王，凡十八王。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為「此一體制否定了秦的郡縣制，完全恢復到封建諸侯分立的形態上」³⁹。「六國之後」的復國或復仇要求，總算在項羽分封諸王中得到滿足。不過，秦始皇想停止的「天下共苦戰鬥不休」的現象卻又在項羽手中復活了。勞榦說從楚漢之際一般情形看來，一般人意識之中，有兩點可以注意的：其中一點是「大帝國的機緣雖然成熟，但一般人所想像的，還是封建共主，並非郡縣帝國；在六國遺民中，還只想恢復地本國，並未想到建設一個大帝國。」⁴⁰項羽的分封十八王，說明了郡縣帝國的挫折。

第二節 平民、貴族之爭—成敗的意義

在上一節，我們說秦末群雄利用「故國意識」以號召天下。秦亡之後，項羽分封十八王，復活了秦始皇想剷滅的封建諸侯。天下由短暫的統一走向分裂，這是郡縣帝國在成長過程中的挫折。造成挫折的原因，除了六國遺族想復仇復國外，一般人民依賴名族的封建心理，都使得昔日的封建諸侯得再現，這毋寧是一個新舊過渡時代難免的現象。

不過，同樣是在一個新舊過渡的社會，也有不戀舊的想法產生。事實上，詐稱項燕起兵的陳涉，雖然只是一個「甕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的平民，但是野心頗大。他向他的群眾宣稱：「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有種乎！」⁴¹不正否定上層統治階級的身分是天生的！據說劉邦早年上京師服徭役時，看到秦始皇帝不禁喟然太息說：「嗟呼！大丈夫當如此也！」⁴²劉邦出身平民，論身分只是秦政府組織的一名下級小吏，但他企圖心之大，大概不是陳嬰母親之輩能想像。秦朝末年，起兵反秦人士，當不僅是心存復仇復國的六國遺民，還有平民出身的野心家。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正如陳勝的部將武臣對趙地豪傑所說的「夫人下同

³⁹ 西嶋定生，前引書，頁 54。

⁴⁰ 勞榦，《秦漢史》，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 新一版，頁 20。

⁴¹ 《史記·陳涉世家》，頁 1952。

⁴² 《史記·高祖本紀》，頁 344。

心而苦秦之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土之一時也。」⁴³由此看來，秦政府成為群雄反抗的共同對象原因之一是「成割地有土之業」，當時的反秦領袖如果能滿足群眾這個實際需要，就會得到支持。

在項羽帳下無法伸展報負的韓信，投靠劉邦。韓信對劉邦分析項羽的為人：「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⁴⁴項羽不能滿足反秦者「成割地有土之業」的要求，這應是韓信離開項羽的主要原因吧！韓信勸告劉邦說：「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⁴⁵陳平離開楚國也是基於項羽「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⁴⁶，在勸告劉邦時也希望劉邦能夠「饒人以爵邑。」⁴⁷這無非是滿足反秦者「成割地有土之業」的要求。酈食其游說齊王田廣，斷言天下將歸漢，他也比較項羽與劉邦。酈食其評論項羽說：「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刳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⁴⁸將項羽不能滿足「反秦者成割地有土之業」說得很清楚。這就是項羽不得人心，而天下將歸漢的道理所在。後來，天下大定，劉邦置酒雒陽南宮，問群臣說：

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⁴⁹

當時高起和王陸對劉邦分析說：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⁵⁰

項羽之所以失天下，其原因就是前面韓信、陳平和酈食其所說的項羽不能滿足反秦者「成割地有士之業」的要求；劉邦之所以得天下，就是他洞知當時群雄反秦的目的，運用這種形勢，滿足反秦者的要求。

在楚漢相爭期間，劉邦了解當時反秦者——尤其是平民出身的反秦者的心理，這是日後他能夠鬥垮貴族之後的項羽的原因。不過，在劉項鬥爭過

⁴³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頁 2574。

⁴⁴ 《史記·淮陰侯列傳》，頁 2612。

⁴⁵ 同上。

⁴⁶ 《史記·陳丞相世家》，頁 2054。

⁴⁷ 同上，頁 2055。

⁴⁸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頁 2695。

⁴⁹ 《史記·高祖本紀》，頁 380-381。

⁵⁰ 同上，頁 380。

程當中，劉邦也曾經被酈食其「立六國後」的言論說動。在漢三年(204B.C.)項羽急圍劉邦於勞陽，劉邦恐憂。酈食其就出了個「謀撓楚權」的主意，說：

51

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社而朝。

酈食其勸劉邦「復立六國後世」，是在利用「故國意識」的餘溫以激起反秦者的熱情。在秦末，反秦人士如張耳、陳餘、范增，或甚至陳嬰的媽媽都是依賴「名族」的心態，而從事他們反秦事業。起初，韓國名族之後的張良，也有復仇復國的強烈心理，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後來，張良以項羽不遣韓王，反以為侯，投靠在劉邦帳下。當張良聽說酈食其「復立六國後世」的主意後，他馬上勸上劉邦：

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⁵²

假使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在「故國意識」感召之下，各歸事其主，那麼劉邦便失去了取天下的支持力量，因為六國之後的復仇復國之業可不是為了劉邦。張良直說出反秦者的目的也是為了成割地有土之業：

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⁵³

假使劉邦復立六國之後，昔日的封建貴族又獲得政治地位，這些游士日夜所想望的「咫尺之地」，豈不是要落空？領悟力高的劉邦立刻驚覺，打消這位酈食其這位「豎儒」的提議。

這件事，東漢的荀悅曾經加以評論：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然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彊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

⁵¹ 《史記·留侯世家》，頁 2040。

⁵² 同上，頁 2041。

⁵³ 同上。

此同事而異形也。⁵⁴

酈食其用「復六國」的策略向劉邦進行游說，跟當初陳餘和張耳向陳涉的建議，用意相同，不過，其間的「大體得失之數」卻截然不同。陳涉初起兵時，共同的或唯一的敵人是秦政權。當時用「故國意識」以起六國遺民復仇復國，是可以達到增加同志力量，打擊秦人的效果。但是，劉邦和項羽的鬥爭，情況並不一樣，這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也就是說群雄並沒有共同的敵人要面對。劉邦若在此時立六國之後，豈不是「割己之有以資敵」？荀悅對酈食其以「立六國後」說劉邦的評論，主要是以時勢發展不同來立說。而荀悅所謂「大體得失之數」的「形」——事實上，是站在劉邦的立場——似乎是偏向單純的政治或軍事性質的說法。

劉邦項羽的鬥爭，不只是單純的政治或軍事性質的鬥爭。秦末，在「天下共苦秦久矣」的政治情勢下，投入反秦行列的，雖然也是受不了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不過，領導他們的領袖卻有不同的出身背景。至少，包括六國貴族之後（如楚國的項梁項羽叔侄、韓國的張良，魏國的魏咎、魏豹兄弟和齊國的田儋、田榮、田橫）以及平民出身的野心家（如農民出身的陳涉、吳廣、黥布和彭越；下級官吏的劉邦、蕭何、曹修、周昌、周苛和任敖等；窮困貧民的韓信、陳平和酈食其等；操微賤職業的周勃、灌嬰和樊噲等），前者，想要恢復昔日的既得利益；後者，想要「咫尺之地」。這兩類反秦領袖，在初起兵時，於策略的運用上大可以拉攏「暫時不是敵人的敵人」（「立六國後」），以打擊「目前的敵人」（天下同心共苦的秦政府）。但是，秦政府垮台之後，劉邦和項羽所代表的兩大勢力便尖銳地形成敵對的局面。項羽封十八王，給六國遺族復國復仇的滿足（雖然，有不公平的現象）。劉邦則一方面聽從韓信、陳平的勸告「饒人以爵邑」，支持平民野心分子的心願；另一方面，放棄「豎儒」酈食其「復立六國後」的提議，將不倚名族的心理，付諸行動。楚漢相爭的性質，「社會的因素」該是值得考慮的吧！清人趙翼（1727～1814）驚嘆「漢初布衣將相之局」，視為「天地間一大變局」⁵⁵，並且說這種歷史現象，其實是從戰國時代的「徒步而為相，白身而為將」開始的。錢穆也認為「古代封建社會，到戰國時代已逐步消失。軍人，遊仕，商人，不斷由平民社會中躍起，他們攀登政治舞台，而攫得古代貴族之特權。」⁵⁶平民與貴族之間在政治升降的結果，自然會形成「布衣將相之局」。可見得，社會變遷與政治變遷的親密關係。許倬雲觀察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social mobility)⁵⁷，提出這點看法：新的社會結構已經取代了舊有的秩序。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不能不引起（或緣於）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政治制度，經濟體係和觀念形態等方面。劉邦和他

⁵⁴ 荀悅，《漢紀，高祖二》，〈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 台二版〉，頁 17。

⁵⁵ 趙翼，《廿二史劄記》，（杜維運考證本，世，1977 新一版），頁 34～35。

⁵⁶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 95。

⁵⁷ 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收入氏著《求古篇》，頁 319～352。

的人馬，論出身背景，可說是「布衣」、「徒步」、「白身」之流；懷著「大丈夫當如此也」的野心與「日夜望咫尺之地」的目的，在秦末群雄並起的政治環境裡，鬥垮了遺族之後的項羽，誠令趙翼驚嘆「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更是六國殘餘貴族沒落的黃昏，西楚霸王項羽的封建迷夢未醒，劉邦已放棄立六國後的觀念形態了。呂思勉評論劉邦項羽之成敗，說「項氏故楚世家，其用人猶沿封建之世，卑不踰尊、疏不踰戚之舊，漢高起於氓庶，則不然也。然是時知勇之士，固不出於世祿之家，此其所以一多助，一寡助乎？然則劉項之興亡，實社會之變遷為之矣。」⁵⁸蓋得其情矣！

第三節 漢初封建與秦史的使用

在第一、二節，我們前後論述秦末封建思想之反動、劉邦項羽鬥爭的過程及其性質。

以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帝國的發展而言，秦王朝開創了郡縣帝國，結束了昔日封建諸侯裂土割據的局面；秦末，群雄反秦，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遺族紛紛起來復仇或復國，項羽分封十八王，否定了秦的郡縣帝國形態；劉項鬥爭，劉邦一方面攏絡當時平民出身的反秦人士，成就他們「割地有土之業」的要求，一方面放棄「復立六國之後」的念頭。劉邦之所以得天下者，在此。勞幹評論劉邦項羽之爭的意義：

項羽單純的代表楚國，劉邦卻並不是代表某一個地域觀念，祇代表對於秦代政治路線的反抗。換言之，項羽所代表的是楚國的復興，劉邦所代表的祇是秦帝國中人民的革命。⁵⁹

其說可採。不過，劉邦鬥垮項羽，是不是就表示秦始皇開創的郡縣帝國型態完全從「挫折」中重新建立起來？漢王朝的立國形態問題，將是本節的重點。

漢五年（202B.C.）正月，劉邦在一陣「欲迎還拒」的做作後，接受了諸侯將相們的擁立，成為皇帝。皇帝的稱號，自從秦二世三年（207B.C.）被迫取消後，五年後又重新出現。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為構成皇帝統治體制的特徵是：「以郡縣制和官僚制當做統治手段，全國人民是以別人的身分接受統治」。⁶⁰劉邦雖然已立為皇帝，但是，郡縣制是不是完全從「挫折」中恢復了呢？和劉邦一起反秦的諸侯將相頌揚劉邦說：

⁵⁸ 呂思勉，《秦漢史》，台灣開明書店，1983 台六版，頁 48。

⁵⁹ 勞幹，《秦漢史》，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印行，1980，頁 22。

⁶⁰ 西嶋定生，前引文，頁 731。

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⁶¹

前面已說過，劉邦在與項羽鬥爭過程當中，曾利用「成割地有土之業」的策略來拉攏平民出身的反秦群雄。現在，這些反秦有功者已被劉邦封為王侯。當時上疏立劉邦為皇帝的諸侯王有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吳芮、趙王張敖和燕王臧荼，⁶²這就是所謂的「異姓諸侯王」。劉邦是在承認異姓諸侯王存在的前提下，被推立為皇帝的。這些異姓諸侯王與皇帝的同時存在，表示漢初的國家形態並不是像秦王朝一樣是一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帝國。並且，在漢初，諸侯王的權限也頗大。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說法：

諸侯王，高帝初置，全璽縶緩，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自 740-741)

諸侯王在封國內擁有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統治權，並且擁有財政上的制權和自屬一套的官僚組織（「皆令自置吏，得賦歛」，《漢書·高帝紀下》，頁 78。），簡直像一個小朝廷。這時候，諸侯王國和中央朝廷的同時存在，正如嚴耕望所說「僅為盟約主從關係，外託君臣之名，內有敵國之實。」⁶³可見得，雖然劉邦「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⁶⁴，不過，諸侯王國的存在，使漢初政體欠缺「構成皇帝統治體制的特徵」，並非純粹的郡縣。

漢初，異姓諸侯王國的成立，對劉邦而言，是不得已的。在楚漢相爭的過程當中，劉邦「成割地有土之業」策略一時的運用，才造成異姓諸侯王存在的結果。徐復觀說漢初封建是「完全出於一時形勢所逼成，自始即與當時一統專制的政治有極大的矛盾」，並且說「這是專政治中的一種變局」

⁶⁵

⁶¹ 《史記·高祖本紀》，頁 379。

⁶² 《漢書·高帝紀》，頁 52。

⁶³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 再版，頁 14。

⁶⁴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頁 364。

⁶⁵ 徐復觀，「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兩漢思想史卷一》台灣學生書局，1982，頁 164。